傳燈錄/0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傳燈錄

◀上一卷

第七卷

下一卷▶

懷讓禪師第二世四十五人。馬祖法嗣十八人見錄。

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。

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。

洪州渺潭常興禪師。

虔州西堂智藏禪師。

京兆章敬寺懷暉禪師。

定州柏岩明哲禪師。

信州鵝湖大義禪師。

伏牛山自在禪師。

幽州盤山寶積禪師。

籍陵芙蓉山太毓禪師。

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。

杭州鹽官齊安禪師。

婺州五泄山靈默禪師。

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。

京兆興善惟寬禪師。

湖南如會禪師。

鄂州無等禪師。

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。

韶州渚涇山清賀禪師。紫陰山惟建禪師。封山洪濬禪師。練山神玩禪師。崛山道圓禪師。玉台惟然禪師。池州灰山曇覬禪師。荊州新寺寶積禪師。河中府法藏禪師。漢南慈悲寺良津禪師。京兆府崇禪師。南嶽周禪師。白虎法宣禪師。金窟惟直禪師。台州柏岩常徹禪師。乾元暉禪師。齊州道岩禪師。襄州常堅禪師。荊南寶貞禪師。雲水靖宗禪師。荊州永泰寺靈湍禪師。潭州龍牙山圓暢禪師。洪州雙嶺道方禪師。羅浮山修廣禪師。峴山定慶禪師。越州洞泉惟獻禪師。光明普滿禪師。已上二十七人無機錄語句不錄。

懷讓禪師第二世法嗣。

三角總印

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。僧問：「如何是三寶。」師曰：「禾麥豆。」曰：「學人不

會。」師曰：「大眾欣然奉持。」

師上堂曰：「若論此事，眨上眉毛早已蹉過也。」麻谷便問：「眨上眉毛即不問，如何是此事。」師曰：「蹉過也。」麻谷乃掀禪牀。師打之。麻谷無語。長慶代云：「悄然。」

魯祖寶雲

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。問：「如何是諸佛師。」師云：「頭上有寶冠者不是。」僧云：「如何即是。」師云：「頭上無寶冠。」

洞山來參，禮拜後侍立。少頃而出，卻再入來。師云：「只恁麼，只恁麼，所以如此。」洞山云：「大有人不肯。」師云：「作麼取汝口辯。」洞山乃侍奉數月。

僧問：「如何是言不言？」師云：「汝口在什麼處。」僧云：「無口。」師云：「將什麼吃飯。」僧無對。洞山代云：「他不饑吃什麼飯。」

師尋常見僧來便面壁。南泉聞云：「我尋常向僧道。向佛未出世時會取。尚不得一個半個。他恁麼地驢年去。」玄覺云：「為復唱和語不肯語。」保福問長慶：「只如魯祖節文。在什麼處被南泉恁麼道？」長慶云：「退已讓於人。萬中無一個。」羅山云：「陳老師當時若見。背上與五火抄。何故如此，為伊解放不解收。」玄沙云：「我當時若見，也與五火抄。」雲居錫云：「羅山玄沙總恁麼道。為復一般，別有道理。若擇得出。許上坐佛法有去處。」玄覺云：「且道。玄沙五火抄打伊著不著。」

渺潭常興

洪州渺潭常興禪師。僧問：「如何是曹溪門下客。」師云：「南來燕。」僧云：「學人不會。」師云：「養羽候秋風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宗乘極則事。」師云：「秋雨草離披。」

又南泉躬至。見師面壁，乃拊師背問：「汝是阿誰。」曰：「普願。」師曰：「如何？」曰：「也尋常。」師曰：「汝何多事。」

西堂智藏

虔州西堂智藏禪師者。虔化人也。姓廖氏。八歲從師二十五具戒。有相者睹其殊表，謂之曰：「師骨氣非凡。當為法王之輔佐也。」師遂往佛跡岩，參禮大寂。與百丈海禪師同為入室。皆承印記。

一日大寂遣師詣長安。奉書於忠國師。國師問曰：「汝師說什麼法。」師從東過西而立。國師曰：「只這個，更別有。」師卻過東邊立。國師曰：「這個是馬師底。仁者作麼生。」師曰：「早個呈似和尚了。」

尋又送書往徑山。與國一禪師。語在國一章。屬連帥路嗣恭延請大寂居府。應期盛化師回郡。得大寂付受納袈裟，令學者親近。

僧問馬祖：「請和尚離四句絕百非。直指某甲西來意。」祖云：「我今日無心情。汝去問取智藏。」其僧乃來問師。師云：「汝何不問和尚。」僧云：「和尚令某甲來問上坐。」師以手摩頭云：「今日頭疼。汝去問海師兄。」其僧又去問海百丈和尚。海云：「我到這裡卻不會。」僧乃舉似馬祖。祖云：「藏頭白，海頭黑。」

馬祖一日問師云：「子何不看經。」師云：「經豈異邪。」祖云：「然雖如此。汝向後為人也須得。」曰：「智藏病思自養，敢言為人。」祖云：「子末年必興於世也。」

馬祖滅後。師唐貞元七年眾請開堂。李尚書翺嘗問僧：「馬大師有什麼言教。」僧云：「大師或說即心即佛。或說非心非佛。」李云：「總過這邊。」李卻問師：「馬大師有什麼言教。」師呼李翺。翺應諾。師云：「鼓角動也。」

制空禪師謂師曰：「日出太早生。」師曰：「正是時。」師住西堂後，有一俗士。問：「有天堂地獄否。」師曰：「有。」曰：「有佛法僧寶否。」師曰：「有。」更有多問，盡答言有。曰：「和尚恁麼道莫錯否。」師曰：「汝曾見尊宿來邪。」曰：「某甲曾參徑山和尚來。」師曰：「徑山向汝作麼生道。」曰：「他道一切總無。」師曰：「汝有妻否。」曰：「有。」師曰：「徑山和尚有妻否。」曰：「無。」師曰：「徑山和尚道無即得。」俗士禮謝而去。師元和九年四月八日歸寂。壽八十臘五十五。憲宗諡大宣教禪師。塔曰元和證真。至穆宗重諡大覺禪師。

章敬懷暉

京兆府章敬寺懷暉禪師。泉州同安人也姓謝氏。受大寂心印。初住定州柏岩。次止中條山。唐元和初。憲宗詔居上玄寺學者奔湊。

師上堂示徒曰：「至理亡言，時人不悉。強習他事，以為功能。不知自性，元非塵境。是個微妙大解脫門。所有鑒覺，不染不礙。如是光明，未曾休廢。曩劫至今，固無變易。猶如日輪，遠近斯照。雖及眾色，不與一切和合。靈燭妙明，非假鍛鍊。為不了故，取於物象。但如捏目，妄起空華。徒自疲勞，枉經劫數。若能返照無第二人。舉措施為不虧實相。」

僧問：「心法雙亡，指歸何所。」師曰：「郢人無污，徒勞運斤。」曰：「請師不返之言。」師曰：「即無返句。」後人舉之於洞山。洞山云：「道即甚易，罕遇作家。」

百丈和尚令一僧來伺候師。上堂次，展坐具禮拜了。起來拈師一隻靸鞋。以衫袖拂卻塵了，倒覆向下。師曰：「老僧罪過。」

或問：「祖師傳心地法門。為是真如心，妄想心。非真非妄心。為是三乘教外別立心。」師曰：「汝見目前虛空麼。」曰：「信知常在目前，人自不見。」師曰：「汝莫認影像。」曰：「和尚作麼生。」師以手撥空三下。曰：「作麼生即是。」師曰：「汝向後會去在。」

有一僧來。繞師三匝振錫而立。師曰：「是是。」長慶代云：「和尚佛法身心何在。」其僧又到南泉。亦繞南泉三匝，振錫而立。南泉云：「不是不是。此是風力所轉始終成壞。」僧云：「章敬道是。和尚為什麼道不是。」南泉云：「章敬即是是汝不是。」長慶代云：「和尚是什麼心行。」雲居錫云：「章敬未必道是。南泉未必道不是。」又云：「這僧當初但持錫出去恰好。」

師有小師行腳回。師問曰：「汝離此間多少年耶。」曰：「離和尚左右將及八年。」師曰：「辦得個什麼。」小師於地畫一圓相。師曰：「只這個，更別有。」小師乃畫破圓相後禮拜。

僧問：「四大五蘊身中。阿那個是本來佛性。」師乃呼僧名。僧應諾。師良久曰：「汝無佛性。」唐元和十三年。十二月二十二日示滅。建塔於灞水。敕謚大覺禪師大寶相之塔。

柏岩明哲

定州柏岩明哲禪師。嘗見藥山和尚看經。因語之曰：「和尚莫猱人好。」藥山置經云：「日頭早晚也。」師云：「正當午也。」藥山云：「猶有文采在。」師云：「某甲亦無。」藥山云：「老兄好聰明。」師云：「某甲只恁麼。和尚作麼生。」藥山云：「跛跛挈挈百丑千拙。且恁麼過時。」

鵝湖大義

信州鵝湖大義禪師者。衢州須江人也姓徐氏。李翺嘗問師：「大悲用千手眼作麼。」師云：「今上用公作麼。」

有一僧乞置塔。李尚書問云：「教中不許將屍塔下過。又作麼生。」無對。僧卻來問師，師云：「他得大闡提。」

唐憲宗嘗詔入內。於麟德殿論議。有一法師問：「如何是四諦。」師云：「聖上一帝，三帝何在。」又問：「欲界無禪，禪居色界。此土憑何而立禪。」師云：「法師只知欲界無禪。不知禪界無欲。」法師云：「如何是禪。」師以手點空。法師無對。帝云：「法師講無窮經論。只這一點尚不奈何。」

師卻問諸碩德曰：「行住坐臥畢竟以何為道。」有對曰：「知者是道。」師曰：「不可以智知。不可以識識。安得知者是道乎。」有對：「無分別是道。」師曰：「善能分別諸法相。於第一義而不動。安得無分別是道乎。」有對：「四禪八定是道。」師曰：「佛身無為，不墮諸數。安在四禪八定邪？」眾皆杜口。

師又舉，順宗問屍利禪師。大地眾生如何得見性成佛。屍利云：「佛性猶如水中月。可見不可取。」因謂帝曰：「佛性非見必見。水中月如何攫取。」帝乃問：「何者是佛性。」師對曰：「不離陛下所問。」帝默契真宗，益加欽重。

師於元和十三年。正月七日歸寂。壽七十四。敕謚慧覺禪師見性之塔。

伏牛自在

伊闕伏牛山自在禪師者。吳興人也姓李氏。初依徑山國一禪師受具。後於南康見大寂，發明心地。因為大寂送書於忠國師。國師問曰：「馬大師以何示徒。」對曰：「即心即佛。」國師曰：「是什麼語話。」良久又問曰：「此外更有什麼言教。」師曰：「非心非佛。」或云：「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。」國師曰：「猶較些子。」師曰：「馬大師即恁麼。未審和尚此問如何？」國師曰：「三點如流水。曲似刈禾鐮。」

師後隱於伏牛山。一日謂眾曰：「即心即佛，是無病求病句。非心非佛，是藥病對治句。」僧問：「如何是脫灑底句。」師曰：「伏牛山下古今傳。」師後於隨州開元寺示滅。壽八十一。

盤山寶積

幽州盤山寶積禪師。僧問：「如何是道。」師曰：「出。」僧曰：「學人未領旨在。」師曰：「去。」

師上堂示眾曰：「心若無事，萬象不生。意絕玄機，纖塵何立。道本無體，因道而立名。道本無名，因名而得號。若言即心即佛，今時未入玄微。若言非心非佛。猶是指蹤之極則。向上一路，千聖不傳。學者勞形，如猿捉影。夫大道無中，復誰先後。長空絕際，何用稱量。空既如斯，道復可說。夫心月孤圓，光吞萬象。光非照境，境亦非存。光境俱亡，復是何物。禪德，譬如擲劍揮空。莫論及之不及。斯乃空輪無跡，劍刃無虧。若能如是心心無知。全心即佛，全佛即人。人佛無異，始為道矣。禪德，可中學道。似地擎山，不知山之孤峻。如石含玉，不知玉之無瑕。若如此者，是名出家。故導師云：法本不相礙，三際亦復然。無為無事人，猶是金鎖難。所以靈源獨耀道絕無生。大智非明，真空無跡。真如凡聖，皆是夢言。佛及涅槃，並為增語。禪德，且須自看無人替代。三界無法，何處求心。四大本空，佛依何住。掣機不動，寂爾無言。覿面相呈，更無餘事。珍重。」

師將順世，告眾曰：「有人邈得吾真否。」眾皆將寫得真呈師。師皆打之。弟子普化出曰：「某甲邈得。」師曰：「何不呈似老僧。」普化乃打筋斗而出。師曰：「這漢

向後。如風狂接人去在。」師既奄化。敕謚凝寂大師真際之塔。

芙蓉大毓

毗陵芙蓉山大毓禪師者。金陵人也姓茫氏。年十二。禮牛頭山第六世忠禪師落髮。二十三於京兆安國寺受具。後遇大寂密傳祖意。唐元和十三年。止毗陵義興芙蓉山。

一日因行食與龐居士。居士接食次。師云：「生心受施，淨名早訶。去此一機，居士還甘否。」居士云：「當時善現豈不作家。」師云：「非關他事。」居士云：「食到口邊，被他奪卻。」師乃下食。居士云：「不消一句。」居士又問師：「馬大師著實為人處。還吩咐吾師否。」師云：「某甲尚未見他。作麼知他著實處。」居士云：「只此見知也無討處。」師云：「居士也不得一向言說。」居士云：「一向言說，師又失宗。若作兩向三向。師還開得口否。」師云：「直似開口不得，可謂實也。」居士撫掌而出。寶歷中歸齋雲入滅。壽八十臘五十八。大和二年。追謚大寶禪師楞伽之塔。

麻谷寶徹

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。一日隨馬祖行次。問：「如何是大涅槃。」祖云：「急。」師云：「急個什麼。」祖云：「看水。」

師與丹霞遊山次。見水中魚，以手指之。丹霞云：「天然天然。」師至來日又問丹霞：「昨日意作麼生。」丹霞乃放身作臥勢。師云：「蒼天。」又與丹霞行至麻谷山。師云：「某甲向這裡住也。」丹霞云：「住即且從。還有那個也無。」師云：「珍重。」

有僧問云：「十二分教某甲不疑。如何是祖師西來意。」師乃起立。以杖繞身一轉翹一足。云：「會麼。」僧無對。師打之。

僧問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師默然。其僧又問石霜：「此意如何？」石霜云：「主人勤拳帶累。闍梨拖泥涉水。」耽源問：「十二面觀音是凡是聖。」師云：「是聖。」耽源乃打師一摑。師云：「知汝不到這個境界。」

鹽官齊安

杭州鹽官鎮國海昌院齊安禪師者。海門郡人也。姓李氏。生時，神光照室。復有異僧謂之曰：「建無勝幢。使佛日回照者，豈非汝乎。」遂依本郡雲琮禪師。落髮受具。後聞大寂行化於龔公山。乃振錫而造焉。師有奇相。大寂一見，深器異之。乃命入室，密示正法。

僧問：「如何是本身盧舍那佛。」師云：「與我將那個銅瓶來。」僧即取淨瓶來。師云：「卻送本處安置。」其僧送瓶本處了。卻來再徵前語。師云：「古佛也過去久矣。」有講僧來參。師問雲座主蘊何事業。對云：「講華嚴經。」師云：「經中有幾種法界。」對云：「廣說則重重無盡。略說有四種法界。」師豎起拂子云：「這個是第幾種法界。」座主沈吟徐思其對。師云：「思而知慮而解。是鬼家活計。日下孤燈，果然失照。」保福聞云：「若禮拜即吃和尚棒。」禾山代云：「某甲不煩和尚，莫怪。法眼代拊掌三下。」

僧問大梅，如何是西來意？大梅云：「西來無意。」師聞乃云：「一個棺材，兩個死屍。」玄沙云：「鹽官是作家。」師喚侍者云：「將犀牛扇子來。」侍者云：「破也。」師云：「扇子破，還我犀牛兒來。」侍者無對。投子代云：「不辭將去，恐頭角不全。」資福代作圓相，心中書牛字。石霜代云：「若還和尚即無也。」保福云：「和尚年尊，別請人好。」

師一日謂眾曰：「虛空為鼓，須彌為椎。什麼人打得。」眾無對。有人舉似南泉。南泉云：「王老師不打遮破鼓。」法眼別云：「王老師不打。」

有法空禪師到。請問經中諸義。師一一答了，卻云：「自禪師到來，貧道總未得作主人。」法空云：「請和尚便作主人。」師云：「今日夜也。且歸本位安置明日卻來。」法空下去。至明旦，師令沙彌屈法空禪師。法空至師顧沙彌曰：「咄，這沙彌不了事。教屈法空禪師。卻屈得個守堂家人來。」法空無語。

法昕院主來參。師問：「汝是誰。」對云：「法昕。」師云：「我不識汝。」昕無語。師後不疾宴坐示滅。敕謚悟空禪師。

五泄靈默

婺州五泄山靈默禪師者。毗陵人也。姓宣氏。初謁豫章馬大師。馬接之因披剃受具。

後初參石頭。時裝腰便上方丈見石頭坐次便問。一言相契即住，不然便發。石頭據坐師便發去。石頭隨後逐至門外。召云：「闍梨闍梨。」師回首。石頭云：「從生至老只是這個。又回頭轉腦作什麼。」師於言下忽然有省。便踏折拄杖。一住二十年為侍者。洞山云：「當時若不是五泄先師。大難承當。然雖如此，猶涉在途。」長慶云：「險。」玄覺云：「那個是涉在途處。」有僧云：「為伊三寸途中薦得。所以在途。」玄覺云：「為復薦得自己。為復薦得三寸。若是自己為什麼成三寸。若是三寸，為什麼悟去。且道，洞山意旨作麼生。莫亂說，子細好。」

唐貞元初。入天台山，住白沙道場。復居五泄。僧問：「何物大於天地。」師云：「無人識得伊。」僧云：「還可雕琢也無。」師云：「汝試下手看。」

僧問：「此個門中始終事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汝道目前底成來。得多少時也。」僧云：「學人不會。」師云：「我此間無汝問底。」僧云：「和尚豈無接人處。」師云：「待汝求接，我即接。」僧云：「便請和尚接。」師云：「汝欠少個什麼。」問：「如何得無心。」師云：「傾山覆海晏然靜。地動安眠豈彩伊。」

師元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。沐浴焚香端坐告眾云：「法身圓寂，示有去來。千聖同源，萬靈歸一。吾今漚散，胡假興哀。無自勞神，須存正念。若遵此命，真報吾恩。儻固違言，非吾之子。」時有僧問：「和尚向什麼處去。」師曰：「無處去。」曰：「某甲何不見。」師曰：「非眼所睹。」洞山雲作家。言畢，奄然順化。壽七十有二臘四十一。

大梅法常

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者。襄陽人也。姓鄭氏。幼歲從師於荊州玉泉寺。初參大寂。問：「如何是佛。」大寂云：「即心是佛。」師即大悟。唐貞元中。居於天台山餘姚。南七十里梅子真舊隱。時鹽官會下一僧。入山彩拄杖。迷路至庵所。問曰：「和尚在此山來多少時也。」師曰：「只見四山青又黃。」又問：「出山路向什麼處去。」師曰：「隨流去。」僧歸，說似鹽官。鹽官曰：「我在江西時，曾見一僧。自後不知消息。莫是此僧否。」遂令僧去請出師。師有偈曰：「摧殘枯木倚寒林。幾度逢春不變心。樵客遇之猶不顧。郢人那得苦追尋。」

大寂聞師住山。乃令一僧到問云：「和尚見馬師得個什麼便住此山。」師云：「馬

師向我道即心是佛。我便向這裡住。」僧云：「馬師近日佛法又別。」師云：「作麼生別。」僧云：「近日又道非心非佛。」師云：「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。任汝非心非佛。我只管即心即佛。」其僧回舉似馬祖。祖云：「大眾，梅子熟也。」僧問禾山：「大梅恁麼道，意作麼生。」禾山云：「真師子兒。」自此學者漸臻師道彌著。

師上堂示眾曰：「汝等諸人，各自回心達本。莫逐其末。但得其本，其末自至。若欲識本，唯了自心。此心元是一切世間出世間法根本。故心生種種法生。心滅種種法滅。心但不附一切善惡而生。萬法本自如如。」

龐居士問師：「久響大梅，未審梅子熟也未。」師云：「你向什麼處下口。」士云：「與麼則百雜碎也。」師云：「還我核子來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佛法大意？」師云：「蒲花柳絮竹針麻線。」

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話次。定山云：「生死中無佛即非生死。」夾山云：「生死中有佛即不迷生死。」二人上山參禮。夾山便舉問師：「未審二人見處那個較親。」師云：「一親一疏。」夾山云：「那個親。」師云：「且去，明日來。」夾山明日再上問師。師云：「親者不問問者不親。」夾山住後自云：「當時失一隻眼。」

忽一日謂其徒曰：「來莫可拒，往莫可追。」從容間，復聞鼷鼠聲。師云：「即此物非他物。汝等諸人善護持之。吾今逝矣。」言訖示滅。壽八十八臘六十有九。智覺禪師延壽贊曰：「師初得道，即心是佛。最後示徒，物非他物。窮萬法源徹千聖骨。真化不移何妨出沒。」

興善惟寬

京兆興善寺惟寬禪師者。衢州信安人也。姓祝氏。年十三，見殺生者。盡然不忍食。乃求出家。初習毗尼，修止觀。後參大寂，乃得心要。唐貞元六年。始行化於吳越間。八年，至鄱陽。山神求受八戒。十三年，止嵩山少林寺。

僧問：「如何是道。」師云：「大好山。」僧云：「學人問道，師何言好山。」師云：「汝只識好山，何曾達道。」問：「狗子還有佛性否。」師云：「有。」僧云：「和尚還有否。」師云：「我無。」僧云：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。和尚因何獨無。」師云：

「我非一切眾生。」僧云：「既非眾生，是佛否。」師云：「不是佛。」僧云：「究竟是何物。」師云：「亦不是物。」僧云：「可見可思否。」師云：「思之不及，議之不得。故云不可思議。」

元和四年。憲宗詔至闕下。白居易嘗詣師問曰：「既曰禪師，何以說法。」師曰：「無上菩提者。被於身為律，說於口為法。行於心為禪。應用者三，其致一也。譬如江湖淮漢在處立名。名雖不一，水性無二。律即是法法不離禪。云何於中，妄起分別。」又問：「既無分別何以修心。」師云：「心本無損傷。云何要修理。無論垢與淨一切勿起念。」又問：「垢即不可念，淨無念可乎。」師曰：「如人眼睛上，一物不可住。金屑雖珍寶，在眼亦為病。」又問：「無修無念又何異凡夫耶。」師曰：「凡夫無明，二乘執著。離此二病，是曰真修。真修者，不得勤，不得忘。勤即近執著忘即落無明。此為心要云爾。」

有僧問：「道在何處。」師曰：「只在目前。」曰：「我何不見。」師曰：「汝有我故，所以不見。」曰：「我有我故即不見，和尚見否。」師曰：「有汝有我，展轉不見。」曰：「無我無汝還見否。」師曰：「無汝無我，阿誰求見。」

元和十二年二月晦日。升堂說法訖，就化。壽六十三臘三十九。歸葬於灞陵西原。敕謚大徹禪師元和正真之塔。

東寺如會

湖南東寺如會禪師者。始興曲江人也。初謁徑山，後參大寂。學徒既眾。僧堂內牀榻為之陷折。時稱折牀會也。自大寂去世。師常患門徒以即心即佛之譚誦憶不已。且謂佛於何住而曰即心。心如畫師而雲即佛。遂示眾曰：「心不是佛智不是道。劍去遠矣，爾方刻舟。」時號東寺為禪窟焉。

相國崔公群出為湖南觀察使。見師問曰：「師以何得。」師曰：「見性得。」師方病眼，公譏曰：「既雲見性，其奈眼何。」師曰：「見性非眼，眼病何害。」公稽首謝之。法眼別云：「是相公眼。」

師問南泉：「近離什麼處來。」云：「江西。」師云：「將得馬師真來否。」泉云：「只這是。」師云：「背後底你。」無對。長慶代云：「大似不知。」保福云：「幾不

到和尚此間。」雲居錫云：「此二尊者盡扶背後。只如南泉休去，為當扶面前，扶背後。」

崔相公入寺，見鳥雀於佛頭上放糞。乃問師曰：「鳥雀還有佛性也無。」師云：「有。」崔云：「為什麼向佛頭上放糞。」師云：「是。伊為什麼不向鷂子頭上放。」

仰山來參。師云：「已相見了，更不用上來。」仰山云：「恁麼相見莫不當否。」師歸方丈，閉卻門。仰山歸，舉似溈山。溈山云：「寂子是什麼心行。」仰山云：「若不恁麼，爭識得他。」復有人問師曰：「某甲擬請和尚開堂，得否。」師曰：「待你將物裹石頭暖即得。」彼無語。藥山代云：「石頭暖也。」唐長慶發卯歲。八月十九日歸寂。壽八十。敕謚傳明大師，塔曰永際。

鄂州無等

鄂州無等禪師者。尉氏人也。姓李氏。初出家於龔公山。參禮馬大師，密受心要。後往隨州土門。嘗謁州牧王常侍者。師退將出門。王后呼之云：「和尚。」師回顧。王敲柱三下。師以手作圓相。復三撥之便行。

師後住武昌大寂寺。一日，大眾晚參。師見人人上來，師前道不審。乃謂眾曰：「大眾適來聲向什麼處去也。」有一僧豎起指頭。師云：「珍重。」其僧至來朝上參次。師乃轉身面壁而臥。佯作呻吟聲。云：「老僧三兩日來不多安樂。大德身邊有什麼藥物，與老僧些少。」僧以手拍淨瓶云：「這個淨瓶什麼處得來。」師云：「這個是老僧底。大德底在什麼處。」僧云：「亦是和尚底，亦是某甲底。」唐大和四年十月示滅。壽八十二。

歸宗智常

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。上堂云：「從上古德不是無知解。他高尚之士，不同常流。今時不能自成自立，虛度時光。諸子莫錯用心。無人替汝，亦無汝用心處。莫就他覓。從前只是依他解，發言皆滯。光不透脫只為目前有物。」

僧問：「如何是玄旨。」師云：「無人能會。」僧云：「向者如何？」師云：「有向即乖。」僧云：「不向者如何？」師云：「誰求玄旨。」又云：「去，無汝用心處。」

僧云：「豈無方便門令學人得入。」師云：「觀音妙智力，能救世間苦。」僧云：「如何是觀音妙智力。」師敲鼎蓋三下，云：「子還聞否。」僧云：「聞。」師云：「我何不聞。」僧無語。師以棒趁下。

師嘗與南泉同行。後忽一日相別。煎茶次，南泉問云：「從前與師兄商量語句。彼此已知。此後或有人問。畢竟事作麼生。」師云：「這一片地大好卓庵。」泉云：「卓庵且置，畢竟事作麼生。」師乃打卻茶銚便起。泉云：「師兄吃茶了。普願未曾吃茶。」師云：「作這個語話。滴水也銷不得。」

僧問：「此事久遠如何用心。」師云：「牛皮鞔露柱。露柱啾啾叫。凡耳聽不聞。諸聖呵呵笑。」

師因俗官來。乃拈起帽子兩帶云：「還會麼。」俗官云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莫怪老僧頭風不卸帽子。」

師入園取彩次。師畫圓相，圍卻一株。語眾云：「輒不得動著這個。」眾不敢動。少頃，師復來，見菜猶在。便以棒趁眾僧云：「這一隊漢無一個有智慧底。」

師問新到僧：「什麼處來。」僧云：「鳳翔來。」師云：「還將得那個來否。」僧云：「將得來。」師云：「在什麼處。」僧以手從頂擎棒呈之。師即舉手作接勢，拋向背後。僧無語。師云：「這野狐兒。」

師鏟草次，有座主來參。值師鋤草忽見一條蛇。師以鋤鏟。座主云：「久向歸宗。到來只見個粗行沙門。」師云：「是你粗是我粗。」云：「如何是粗。」師豎起鋤頭。云：「如何是細。」師作斬蛇勢。云：「與麼則依而行之。」師云：「依而行之即且置。你什麼處見我斬蛇。」無語。

雲岩來參，師作挽弓勢。岩良久作拔劍勢。師云：「來太遲生。」有僧辭去。師喚：「近前來，吾為汝說佛法。」僧近前。師云：「汝諸人盡有事在。汝異時卻來這裡。無人識汝。時寒，途中善為去。」

師上堂云：「吾今欲說禪，諸子總近前。大眾進前。」師云：「汝聽觀音行，善應諸方所。」僧問：「如何是觀音行。」師乃彈指云：「諸人還聞否。」僧曰：「聞。」

師云：「一隊漢向這裡覓什麼。」以棒趁出大笑歸方丈。

僧問：「初心如何得個入處。」師敲鼎蓋三下云：「還聞否。」僧云：「聞。」師云：「我何不聞。」師又敲三下問：「還聞否。」僧云：「不聞。」師云：「我何以聞。」僧無語。師云：「觀音妙智力，能救世間苦。」

江州刺史李渤問師曰：「教中所言須彌納芥子，渤即不疑。芥子納須彌，莫是妄譚否。」師曰：「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還是否。」李曰：「然。」師曰：「摩頂至踵，如椰子大。萬卷書向何處著。」李俛首而已。

李異日又問云：「大藏教明得個什麼邊事。」師舉拳示之云：「還會麼。」李云：「不會。」師云：「這個措大，拳頭也不識。」李云：「請師指示。」師云：「遇人即途中授與。不遇即世諦流布。」

師以目有重瞳。遂將藥手按摩。以致目眥俱赤。世號赤眼歸宗焉。後示滅。敕謚至真禪師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